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
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立
生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
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
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
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
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以上府于公
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寛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

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

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

恐才驟仕之歷

亥之世値堯舜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

爲數千人寃

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

單已死生故能救人之死

奏對曰臣恐海內刑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

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和帝末下令奏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

天時之和
盡冬月乃
斷重帝時
太后下議
從之

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　臣伏見詔書敕若
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
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
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
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
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進滯無已
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
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姤
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

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白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輙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

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

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王符愛日論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日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因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因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

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
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
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
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為御
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
作寺丞以課麥䴬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
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
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
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

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㨿
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
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
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產之故
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
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匄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
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葢欲
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
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

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弃公不可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

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

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巳丑亮與公頭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

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御史中丞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

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
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
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
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
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
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
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
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

光遠得召見似有因而樂思晦男亦得召見同

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

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

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

謙齋王日而後錄

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橈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

囚月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

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諜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玄宗時楊汪旣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稱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

[illegible]

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彝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說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

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祀中以非罪破家惟景
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
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
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
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
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
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
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
南惡處

兄弟人臣守法爲正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

作法不如即詔款之漸

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同文獻事繫京官題

哲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

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謚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

殺人只爲要做官同陋

諸子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旣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專威陷開寡奪其道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愼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彌綸

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
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致欺罔朝廷成此大獄
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
變色日月無光積陰騗時中外詾懼以至慧出四方
譴告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
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
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
也朽骨銜寃沈魂爲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
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詔獄必有案牘章
疏可以見其鍜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

名御史

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言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止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龔夬請檢尋文及鞫究問蔡轄

徽宗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獄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綖竟竄海島

陳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

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
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
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
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
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
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貢禹除贖罪法疏

漢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景帝時吳楚反袁盎說上誅鼂錯鄧先擊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先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先爲城陽中尉

諫大夫鄭昌愍傷蓋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隷校尉蓋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

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
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
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
萭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
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
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

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
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
褒賞加於尊身令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
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
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輒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趙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守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公乘興〕訟王尊書

朱穆為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桓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

訟穆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

上深討臣願黥首繫趾　代穆板作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冤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李膺等以黨事
下獄考實陳蕃上疏極諫
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
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
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
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之
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
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
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
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郎張陵嫣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竇武上疏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擊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于商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踊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

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宄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宄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

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謂才志即奏原光罪

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爲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

横殺無辜則海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
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周札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
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臣王
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周莚兄弟宜
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
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
此言實貫于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
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奸
則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

朝廷樞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
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
等同例尚書令郄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
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
意所疑惑如司徒議則謂來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
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
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
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
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
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

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于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忠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下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

仲當死、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于一槩也、且札闕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

魏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

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

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太后曰說反覆幷宜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辜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桓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

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旣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蕃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

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赦罪

欒盈出奔楚。宣子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者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殷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且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儛豪

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
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
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
強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
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
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
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
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唐高祖入關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

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令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爲自眨太過頓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始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韋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

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狄仁傑魏元忠枉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臣恐鄉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宴歡欣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推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爲稍寬承慶以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萊蕪令太后召使代之

德宗以中書所撰奉天赦文示陸贄贄言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協適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遠邇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階變與都邑蕩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
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
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
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
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勳舊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
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
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眞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
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

右編

六曹類

工曹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朞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

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繆何承矩論塘泊屯田之利

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其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徃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邊情從事如此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其晚進末學何所能為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脂椿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其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脂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令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

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
紹興之間兀术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
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
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
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不由此卷甲遁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
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
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
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
能成大功宜司嘗急呼封益明王蓋欲令將兵策應

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屛蔽采石定山則屛蔽靖安瓜步則屛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繫會自成市井若爲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幇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

揚州築敵臺亦此意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入九月別募精勇
敢死士千人厚帮請給以待掛寨焚糧直前搏擊之
用葢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
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
敵若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
在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
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
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
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
實為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滸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今所以冠諸篇首

虜人畏而不前進而不問力盡攻擊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

似事然未非陽宜實乞水帶不假

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遷屢復以自濵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親病背病半年呻吟死轉自有攺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其羸詘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其安作疎漏之失攻尋前史規畫猷容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其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漢哀帝初平當使領河堤奏言九河今書湮滅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詔下吏民莫有能應者待詔賈讓上

擇施行 陳堯乞措置定山氏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

（旁注：為萬世言治河者示不得延欲求之曲折也）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皆往往股引取之　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郡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雨多水暴須則溢决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
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
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賈讓論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壟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

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歐陽

修論修河

第一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囘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德博之患若全囘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此宋河之故道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

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

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人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修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決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蘇轍論開孫村河

稗編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詔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日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理湟陿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十倅馬十二就草倅馬副馬十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爲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謂因寒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漢志〕漢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以踰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旁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

可久而後[illegible]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魏志】魏屯田

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

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
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
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
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
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
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
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
臨津令閩人黄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
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
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
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
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
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晩稻九月熟河北霜早
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
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
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
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
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晋
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員在諸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傲
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
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
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
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
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
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
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
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況言鎮
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可即其地大興營田

以保捷兵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熈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

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為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宋志宋屯田）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千餘頃及熈寜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凡數千頃而驟驟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令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 澳志 漢水利

八編類纂